

第三章

消除論的新途徑

在 Paul Churchland 於 1981 年提出關於唯物消除論的重要論文〈唯物消除論與命題態度〉之後的 27 年之間，隨著許多哲學家對於他的消除論版本所賴以支撐的前提：通俗心理學是一個理論以及通俗心理學是一個錯誤的理論提出了許多批判與質疑的論點之後，其似乎造成了消除論發展的一種困境。但在面對這些眾多的反對聲浪的情況下，他也確實有針對這些批判作出了回應。例如像是在論文〈通俗心理學與人類行為解釋〉(Folk Psycholog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Human Behavior, 1989)中就有對反理論化觀點(anti-theoretical view)的質疑構作反駁論證。而且他在之後所發表的論文，甚至是在其研究興趣轉向道德哲學的相關論文當中，他也都堅持著一貫的消除論立場。此外，更令我感到注意的是，在 2007 年的一本關於心靈哲學的論文集之中²⁰，我發現 Paul Churchland 在其一篇關於消除論的論文當中，似乎有提出某一種新的論證途徑。因此以這一篇論文作為文本的根據，我接下來便要考察該新論證途徑究竟是怎麼樣的一種論證內容與架構，同時並以兩個主要的方向來分別討論之。首先第一個是分析他消除論基本立場的一致性，而第二個方向則是查看假若他的立場還是一致的話，那麼是否他有提供一些新的論證？前者將在第一節之中作討論，而後者則於第二節中進行闡釋。此外，在第二節當中，我會說明他在新論文當中所提出的兩個論證：「動物認知論

²⁰ 詳情可見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of mind*. Malden: Blackwell: 160-181.

證」以及「海伯學習論證」²¹。而在第三節中，則會檢視這兩個論證是否都是新的論證，我將會指出「海伯學習論證」是一個舊的論證，即與他過去所提出的論證架構沒有多大的變化。而「動物認知論證」則是對於其唯物消除論的立場的一個新的嘗試。最後，在第四節裡，我便將著手開始把該新的論證：「動物認知論證」作一個較為形式化的分析，並區分成一個主要論證以及兩個次要論證，以作為之後第四章的批判基礎。

第一節 立場一致性分析

本節我將藉由三個面向的考察來分析他理論上的一致性，第一個是通俗心理學的理論性前提面向，第二個是通俗心理學的錯誤理論面向，第三個則是消除論的立場面向。首先，他仍然是堅持通俗心理學的理論性宣稱的。根據他過去的文獻中主張，其主要支持唯物消除論的理由，即在於通俗心理學的理論性(theoreticity)以及它本身是個錯誤的理論(false theory)上。在通俗心理學的理論性方面，過去他的論證理由不外乎是因為，其將通俗心理學定位成爲一種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而這種概念架構所產生的用來解釋與預測的普遍法則，由於它必然是經驗的，所以他就是一個理論，而且也是個經驗理論(empirical theory)。至少，在對通俗心理學的發生的理解上，他並不認爲這是一種分析性的概念架構，因爲他完全是從日常生活中所學習而來的。他在那篇論文〈唯物消除論的演化命運〉(The Evolving Fortunes of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2007)當中，也針對了這一點進行了補充。在這篇論文中，他仍舊把通俗心理學的概念架構界定爲具有經驗的性質。雖然一般人對於理論的預設信念普遍都會認爲，所謂的理论，是一種具有思索性、並被某一群人於某一時代之中提出的原型或是標準，它本身不僅是藉由透過揭露表面上的現象而獲得理論中的實質，同時它也包含著許多專業的詞彙，是必需要透過時間研究才能夠理解其中的意義。所以，理

²¹ 在 Paul Churchland 的該篇論文當中，他並沒有爲這兩個論證形式化以及界定特定的論證名稱，但是我爲了行文方便，便依照該論證的內容來替這兩個論證取個名稱以方便論述，即「動物認知論證」與「海伯學習論證」。

論是關於那些無法被直接觀察而為真的事物。因此像通俗心理學這一種常識性的概念，我們每天都在不斷地使用著它，自然也就應不能被稱作為理論。但是對於這樣的一種理論的一般性界定，Paul Churchland 反認為我們不應該以這樣的標準來看待是否一個概念架構有符合這樣一種所謂的理論規範，甚至更不需要回到什麼概念是屬於理論性、而什麼概念又不是屬於理論性的這種知識論基礎的爭論之中。因為，我們根本不需要先去預設所有的概念架構都是理論性的來證明通俗心理學中的理論性特色，畢竟通俗心理學當中的普遍化原則其不論是在功能上、結構上、語意上與知識論的層面上，它都具有理論架構的特質。因此就算他只是一個從「常識」、從「經驗」而來的概念，它都同樣地是屬於理論的範疇的。

此外，在〈唯物消除論的演化命運〉這篇論文當中，我們還可以發現，除了他依舊堅持通俗心理學的這種理論性質之外，我們也同時可以了解到其之所以再度對理論性的概念進行闡述，也就是爲了要替他過去的立場辯護。畢竟如果他現在已經放棄了過去的宣稱的話，那也就根本不可能會去替過去的立場設想回應與反駁的。因此，他這樣的一種態度不但表明了他似乎仍未改變他的消除論宣稱，同時，他也還是認為，之所以反消除論與反通俗心理學理論性的陣營會駁斥消除論，原因主要還是在於他們對待通俗心理學理論性的定義差異上。

接著，在確認了他仍將通俗心理學看作為理論的態度一致性之後，那麼接下來我們再來檢視他對於通俗心理學是一個「錯誤理論」的態度是否也沒有改變。我們可以從下方的一段引文中再次清楚地看到他的立場：

If folk psychology is a theory, then it is at least a logical possibility that it is radically false, either in whole or in part. And this is the opening premise for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If folk psychology is indeed radically false in some important respects, then it must fail to find a successful inter-theoretic reduction in terms of the deeper neuroscientific account of human mental activity that is already under active and accelerating construction, and our folk psychological

ontology will thus be a candidate for outright elimination.

(Churchland 2007, p.165)

Paul Churchland 說道，如果通俗心理學仍舊是一個理論，則至少會有通俗心理學邏輯上可能性(logical possibility)是錯誤的，不論是理論上的部分或者是整體的錯誤，而假若這一種邏輯的可能性得以成立，那麼就沒有辦法在已經對於人類心理活動中具有強而有力的腦神經科學說明當中，找到一個成功的理論間化約的位置。由此可知，這些論證與想法，與過去他所提出的消除論論證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即使是現在，他還是認為通俗心理學就像是古代煉金術中的燃素理論、等這些老理論一樣，由於它無法被平順地化約，所以就應該要把它徹底的取消(outright elimination)。所以說，即使在他最新的這篇論文之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他把過去提出的錯誤理論的論證理由，他只是同樣的論證又在重複地講述了一次，而沒有什麼任何新的見解，但至少在這裡可以肯定的是，他對於通俗心理學的理论錯誤性仍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一旦通俗心理學的理论性前提得到了確立之後，即可以順理成章地去懷疑通俗心理學作為一種理論的完善性，不論是從日常生活中作為解釋與預測人類行為的層面上，還是理論本身的無法化約性上，這對於 Paul Churchland 而言，似乎是一個可以直接推導的結論。

最後，至於他是否對於整個唯物消除論的立場是否有改變，我們來看一下以下的一段引文就可以獲得解答：

Of the several major posi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is the focus of the least attention, if measured by the sheer mass of journal pages devoted to its discussion. Perhaps because it's central claim involves an extremely long-term prediction about the fate of our folk-psychological vocabulary, and about the fate of our current explanatory, predictive, and pragmatic practices where human behavior is concerned, philosophers have been

mostly content to let the position simply sit on the shelf, there to await the distant verdict the fate no doubt holds in store for it.

(Churchland 2007, p.160)

從這個文章的段落之中我們可以得知兩件事：第一件事是他認為，大部分的哲學家之所以不認同唯物消除論的說法，主要是在於它太過的「前衛」，因為它所指向的是對非常遙遠的未來的預測，因此在現在看來，似乎只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宣稱，讓許多哲學家們不會放太多的關注在這樣的論點上，最多只是等待真有這麼一天出現的消極態度。而第二件事則是透露出，他似乎仍然沒有放棄或是改變他對消除論的基本態度，即消除論仍是它對待通俗心理學的一貫態度，就由於通俗心理學不僅只能用以預測範圍非常狹窄的人類行為現象，它同時也錯誤的表徵人類大腦的真實運作狀態。因此，Paul Churchland 不論是在第一個面向：「通俗心理學的理论性」還是第二個面向：「通俗心理學的錯誤性」，甚至是第三個面向：「取消通俗心理學」的立場上，他都仍然沒有任何的改變，所以本節便可以先下一個結論，即 Paul Churchland 的消除論立場與論證架構依然是一致的。

第二節 新文獻中的兩個主要論證

從上一節之中，我們已經得知 Paul Churchland 其支持唯物消除論的立場仍然是沒有改變的。那麼，假若他的立場還是一致的話，他是否有提供一些新的論證呢？除了上述這些立場的表明之外，在〈唯物消除論的演化命運〉這篇論文之中，Paul Churchland 也透過對命題態度的未來可能發展前景的批判來作為其支持消除論的新基礎。但與過去比較不同的是，他一方面嘗試以訴諸「動物語言」的可能性來作為新論證的來源，另一方面也藉由比較命題態度模式與連結主義模式的認知表現(cognitive performance)來思考大腦表徵的實際運作過程。因此接下來在本節之中，除了對這兩個新的論證方向作一個簡述之外，另一方面也同時去考察這兩個方向是否真如他所說，是一種「新的」論證。

第一個方向：「動物認知」(animal cognition)論證

首先，他先透過人類語言這一個面向來推導出通俗心理學的錯誤性。他認為，人類語言能力的獨特性是一般動物所缺少的，一般的動物沒有辦法行使語言行爲，但這問題並不在於動物不能夠「說話」，因為一些無法說話的人(speechless human)以及失語症患者(aphasia)也仍舊可以透過手語(sign language)來表現出其本有的語法生成能力(recursively generative structures)。但是像黑猩猩(chimpanzee)雖然可以學習一些最基本的表達技巧，但若是將其與人類來相比較的話，則黑猩猩的表達能力仍然遠遜於一個兩歲大的嬰兒。因此這也就證明了人類確實有猩猩所缺乏的認知能力，而且其程度上是相差甚遠的，至於那些比起猩猩的認知能力還要更差的其他的動物們就更不用提了。但是儘管如此，我們仍舊以常識心理學的方式來擅自去設想、理解與解釋動物的行爲，就如同我們理解一般人類的行爲一樣。物種（人類與一般動物）的這一種核心認知功能，也因而被廣泛地看作成一種命題的表達式(the public expression of proposition)。他認為，這樣的一種理解與解釋方式一開始就預設了動物認知的基本運作原則是與我們相似的，並且也同時蘊含著認知的核心功能是以抽象的命題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說，不只是人類，那些非語言動物們(non-linguistic creatures)也都同樣是以這種命題形式來知覺外在對象的。如下段的引文所示：

Dogs, lions, and apes, no less than human cognition, are thought to perceive that P, believe that Q, desire that R, fear that S, intend that T, and so on. And like us, their unfolding flux of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reflects the various abstract logical relations that variously obtain between the abstract propositions P, Q, R, S, and T. At least, that is how all of us reflexively presume to understand, explain, and anticipate animal behavior. We apprehend it in the same way we apprehend human behavior: as a further instance of our beloved

folk psychology.

(Churchland 2007, p.172)

但如果真是如此，則他便認為這種對於命題態度的解釋理論就會有矛盾的問題產生。因為既然動物們是以命題態度作為思考的媒介的話，那麼這些動物們也應該具有操弄(manipulate)與表達(express)命題的能力，或至少具有一種遞迴原則的運用能力(recursive principle)的產生，雖然這樣的認知運作能力比不上人類，但是其大體上還是高度嫻熟的。他說道：

Evidently, animals are smart. Smart enough that, if their sophisticated cognitive states and practical reasonings are to be represented by th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of folk psychology, those animals must possess a command of the recursively generated combinatorial structures displayed in the complex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we so naturally ascribe to them.

(Churchland 2007, p.172)

這就是說，如果人類以外的動物們確實是由命題態度式的模型所表徵的話，則牠們就不會無法學習某種語言的表達能力，他認為這就是以命題態度模型來作為解釋方式所會遭遇到的問題。此外，他甚至進一步推論出，這種命題態度式的模型可能根本就不是認知構成的真正要素，因為至少我們在人類以外的動物身上並沒有得到支持命題態度模型的證據。所以我們對於人類以外物種的通俗心理學的應用很可能只是一種「擬人觀」(anthropomorphism)的投射，畢竟動物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一種語言技能。所以，他最後又再下了一個結論，認為我們需要有一個對於非人類動物(non-human animals)的認知能力的不同的解釋架構，而不是通俗心理學的解釋架構。

第二個方向：「海伯學習」(Hebbian learning)論證

那麼，這個「不同的」解釋架構又應該是什麼呢？他說道，這種對於人類與動物認知活動的新描繪(new portrait)應先從感覺神經元群(population of sensory neurons)的觀點來理解。像是眼中的視網膜神經元群、或是內耳的耳蝸神經元群等等。在這些感覺神經元中，每一個都具有軸突(axon)來傳遞該神經元目前的刺激強度於另一個神經元之中，除此之外，在任一兩個神經元之間皆會有著突觸連結(synaptic connections)的存在，這些連結有些是讓人神經元彼此之間互相興奮、而有些則是相互抑制。因此藉由這些或強或弱的連結，我們才能夠分辨出聲音的波長以及分辨出外界物體的色彩。換句話說，我們之所以能夠表徵出外在實在界中的現象，都是由於這些感覺神經元群的不同激發模式(activation-patterns)所導致的。

尤其他特別強調的是，這些連接不同神經元群的突觸連結其是經由「學習」(learning)的方式而得到強化的。以聽覺的感覺輸入為例，在一個吵雜的市中心街道上，其所構成的喧囂背景聲大部分都已經被聽覺皮質中的神經元所忽略，但是若當知覺者本身聽到了他自己的小孩的聲音，一個對於知覺者而言熟悉的聲音，則其便會透過已學習突觸連結的強化而導致對該刺激的選擇性表徵，使得其小孩的聲音成為突出於背景吵雜聲的刺激輸入而在知覺者的聽覺皮質中的神經元有高度獨特的反應。因此，這種對於感覺輸入的敏感選擇性(selectively sensitive)就是突觸連結學習特性的最好證明。對於 Paul Churchland 而言，就是這些經由訓練與過去的學習經驗才能夠形塑出神經元的特化激發模式(specialized activation-pattern)，而大腦皮質中的各種神經元群也因為透過這種學習的過程而逐漸地形成對外在世界的理解概念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

此外 Paul Churchland 還認為，在大腦皮質神經元透過海伯學習法則(Hebbian learning principle)這樣的過程當中，並不存在任何「命題態度」的行為導因。因為當我們去看那些被許多人預設為是透過對命題態度的操弄的大腦內部時，有的只是一個個經由學習而特化的神經元群而已。而且就算人工智能的認知系統有命

題態度表達式的存在，並藉由其內部的語法規則與轉換使得電腦能夠運作，但那些運作系統的效能卻已經被證明是比不上生物性大腦(biological brain)的認知表現(cognitive performance)的。經由實證的比較實驗顯示出，儘管電腦運算的速度有比大腦要快上數百倍的優勢，它仍然在許多認知成就是無法與大腦相提並論的。因此他下了一個結論，人類與動物的認知系統並不是由命題態度所構成，而是由一種類神經網絡的連結架構所組成的，如同以下的引文所示：

Apparently, the fundamental apparatus of biological cognition – the apparatus we share with all of our nonlinguistic fellow creatures –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or with rule-governed manipulation thereof. At bottom, it would seem, cognition is not a matter of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at all. It is a matter of vector coding and vector-matrix processing. And those synaptic matrices are tuned by a process – Hebbian learning –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discursive inferences of any kind. Where the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are concerned, and for animals in general, eliminative materialism looks like a good horse to bet on.

(Churchland 2007, p.179)

因此，從這一節對 Churchland 在〈唯物消除論的演化命運〉這篇論文裡的兩個論證說明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論證之間是互相呼應與配合的，至少對於 Paul Churchland 來說，動物認知論證的成功不僅有助於替唯物消除論提供一個新的論證方向，同時也可以支持與連結到海柏學習論證當中的宣稱，即人類與動物的認知系統皆是由類神經網路的連結主義模型所構成的。然而，在知道了這兩個論證的內容之後，我們就應接著來考察「是否這兩個論證都是新的論證」這個問題，畢竟假如這些論證都還是舊的論證，即與他過去二十多年前的論證模式相同的話，我們討論〈唯物消除論的演化命運〉這篇論文的努力也就沒有多大的

價值了。

第三節 海伯學習論證－新瓶裝舊酒？

首先，我們知道，Paul Churchland 過去一直是連結主義的支持者。而所謂的連結主義(connectionist)，是指一個在時代中的認知科學運動，其主要希望能夠以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來作為解釋人類認知能力的基礎。簡單地說，該主義企圖以簡化的類神經網路來當作大腦表徵的模型，而這種連結網路模型不僅是以基本的連結單元(units)為基本組成要素，同時這些被類比成神經元(neurons)的單元也依靠重量(weight)來改變連結的強度與影響整體產出的效能。由於這些簡化的類神經網路模型由於其具有高度可塑與學習的特性，因此目前已普遍地用於再認(recognition)、閱讀(recognition)與語意結構偵測(detection of simple grammatical structure)等等的實驗當中。所以，對於身為唯物消除論者的 Paul Churchland 而言，正是連結主義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s)提供了一個可能得以取代通俗心理學概念的另一種途徑與契機。連結主義模型之所以會與命題態度模型相互衝突，在他看來，這主要是因為該連結主義模型本身具備非符號式(non-symbolic)的特性，它不是透過語法規則與轉換的方式來進行認知的表徵活動，而是採取一組藉由神經元群體中的激發模式的刺激與傳遞特性而產出認知活動的效能。在這樣的過程中，神經元和神經元之間的連結形成了一整個網路，從一個神經群體到另一個神經群體之間的複雜神經訊號的傳遞、強化或者弱化了某些神經元群體之間的連結，從而發生各種各樣的認知反應。他認為，在這種向量到向量之間的轉換(vector to vector transition)過程之中，除了透露出命題符號的形式並不是其認知表徵的必要條件，也代表命題態度也不會是驅動認知能力的表徵要素。如此一來，那些以命題態度為核心概念的通俗心理學理論的立基點就會受到嚴重的挑戰，而這樣的結果也就使得唯物消除論獲得了取消通俗心理學的正當性。

此外，由於這種類神經網路連結模型的表徵方式與通俗心理學所採用的命題

表徵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只要這種連結主義模型在未來得以成功，那麼其不僅表示這種類神經網路的解釋方式與實際上人類大腦的表徵方式有很高的程度上的相似性，同時也顯示出命題態度式的模型是與實際上人類的表徵方式完全不相容、甚至是衝突的。照這樣的發展持續下去，人類的認知活動就將被證明成爲一種腦神經過程，只要未來我們對神經網路的運作過程愈是了解，則我們也將愈能夠證明通俗心理學中的核心概念「命題態度」畢竟並不是大腦真正的運作過程。而假若是科學心理學之中的本體論將不會包含任何命題態度的性質，則他們就擁有足夠的理由來取消這一種依賴於命題態度的通俗心理學模型與捍衛唯物消除論的立場，這就是 Paul Churchland 藉由看到連結主義模型可能的未來而作爲支持消除論的基礎的思考途徑。

但是，這種從神經網絡(neural network)的角度來看待大腦表徵外在世界的過程的論證，其實早在過去他的相關論文當中就已經出現過了。在他於論文〈激發強度對決命題態度：大腦如何表徵實在？〉(Activation Vectors versus Propositional Attitudes: How the Brain Represents Reality?, 1992)當中，就已經將大腦表徵的過程歸結爲一種高維度的激發強度(high-dimensional activation vectors)模式。而這種模式其實就是指大範圍神經元群的共同激發程度，當大腦在進行表徵運作的時候，就是藉由影響與激發這些複雜的向量到向量間轉換而使得神經元群得以互相傳遞而擴散開來，並透過突觸連結來從神經元傳遞到下一個神經元群之中。他認爲，這種神經網路不僅可以執行各種不同的認知功能，而且同時能夠藉由調節突觸連結的強度來「學習」想要達到的認知功能，當這樣的網路經過不斷的訓練之後，其處理與運算的速度就會越來越快，所以他當時就認爲，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就將會有不同於通俗心理學架構的表徵方式，同時也擁有一個具高度解釋力的新表徵模型。而他對於神經網路模型的未來發展也相當樂觀，如下的引文所示：

This neuro-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 invites an anti-utopian attitude toward our long-term cognitive adventure, a humility concerning the integrity of our

current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an optimism concerning our prospects for dramatic conceptual progress.

(Churchland 1992, p.423)

但相對的，這種結論並不是沒有問題與爭議的。我們知道，在當時的一波「連結主義」的思想浪潮之中，也有一些哲學家不僅是連結主義的支持者，同時也認同連結主義式的神經網路模型的成功將會推得命題態度取消的結論²²。但是這樣的一種觀點，後來卻逐漸地被當時那些支持的哲學家所放棄。也就是說，那些雖然過去被連結主義說服而去相信通俗心理學是個錯誤的理論、並且進一步去相信可能根本沒有像信念與慾望這些東西的哲學家，後來也開始不再支持這樣的論點了。而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要算是 Steven Stich 了。根據 Stich(1996)之後在他的論文集《解構心靈》(deconstructing the mind, 1996)當中的說法，他已經選擇放棄當時他的推論。我引述如下：

The conclusion in arguments like ours²³ doesn't follow unless some additional premise is added, and goes on to suggest that the additional premise that is assumed by most eliminativists is some version of the description theory of reference for theoretical terms.

(Stich 1996, p.5)

²²在“Connectionism, eliminativism, and the future of folk psychology”這篇論文之中，Stich 等人對於通俗心理學本身所具有的三項特性：功能分離(functional discreteness)、語意解釋(semanticly interpretable)與因果角色(play a causal role)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這些命題的模組特性並不與連結主義的模型相容。因為在連結主義的神經網路模型當中，並沒有任何去負責處理各種特定的命題的部分。被解碼的訊息是整體與分散地(holistically and distributed)儲存在整個網絡結構中，而沒有任何一個命題是扮演因果角色(causal role)。而這樣的結果就與通俗心理學中的明題態度模型不符合（因為在一般通俗心理學的模式之中，任何一個特定信念(particular belief)都必然地會在某個認知活動之中扮演一個因果的角色。）

²³ 根據上下文的原意，其也就是指” If those connectionist speculations prove to be correct, then the ontology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will not include beliefs.” 這個結論。

上述引文之中所指的「額外前提」(additional premise)，指的其實就是關於理論語詞的意義與指稱的前提。對他而言，這個前提就是連接通俗心理學的錯誤性(falsehood)與信念狀態不存在(nonexistence)之間的橋梁，同時也是開始去懷疑該推論的合理性與確認該推論不再能夠說服他的契機。他援引 David Lewis 的內隱功能定義(implicit functional definition)概念，認為一但我們接受了這樣的說法，則我們根本就無法決定是否消除論的論題是正確的，而唯物消除論的正確或錯誤與否也將變成不確定的(indeterminate)²⁴。

從 Stich 的理論立場轉變的過程之中，我們不僅可以發現從連結網絡模型的成功而推論至不存在信念態度的結論其所存在的問題之外，同時我們再度可以發現，該論證之所以產生令人批判的致命錯誤也同樣地來自於他對於通俗心理學本身的「理論性前提」。因此不論 Paul Churchland 是要以這種網絡模型的運作與未來性來作為證明命題態度的不存在，還是作為取消通俗心理學的另一條途徑，他仍然必須要面對這一個問題。但是，我們從其〈唯物消除論的演化命運〉論文中的「海伯學習法則」論證當中，卻發現它不僅論證的結論與論文〈激發強度對決命題態度：大腦如何表徵實在？〉當時的觀點相似，同時他對於神經網路模型的成功可以推得至通俗心理學概念的取消的結論本身的問題也並沒有在這一篇新的論文之中作處理與新的回應。有的只是一再地重複過去對於連結主義立場的論述而已。所以雖然 Churchland 一直想要以攻擊傳統的認知模式(traditional cognitive models)來獲得唯物消除論立基點的途徑，並透過比較命題態度表徵模式與連結主義表徵模式在相同面向的認知表現上來推論連結主義的表徵模式才是未來的一種可能解釋架構。但由於他在支持連結主義立場的論證並沒有新的論證，也沒有解決過去所遭遇到的質疑，因此並不能說服我們繼續去支持這樣的結論。

²⁴Stich, Stephen. 1998. *Deconstructing the mi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s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9~34.

第四節 「動物認知論證」的結構化分析

從上一節當中，我已經說明了其「海伯學習論證」事實上就是他過去在八十與九十年代當中所一直宣稱的連結主義的認知模型，因此對於其唯物消除論的立場而言，仍舊不是一個新的論證。因此，我將不再去討論這一個與過去相同的論證。然而另一方面，從本節之後，我便將開始把焦點放置於他的「動物認知論證」上。我將嘗試把 Paul Churchland 在該篇新論文〈唯物消除論的演化命運〉當中所提供的一個新論證先作一個論證結構上的分析，以便讓我們看清楚與了解他的整個論證過程。首先，其實先前也已經提過，我之所以將此論證稱作為動物認知論證，是因為 Paul Churchland 想要藉由證明以命題態度的認知架構來理解一般動物所會產生的矛盾與荒謬來推論出以通俗心理學來解釋動物行為的錯誤性，並更進一步地達到他取消通俗心理學的結論。我把他的論證分析成以下的三段論證：

The Main Argument

Premise A 人類與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理

Premise B 但是一般動物卻無法學習與操弄語言符號

Conclusion 因此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並不是由命題態度所構成

從上面的形式化分析可以知道，Paul Churchland 所採用的是一種歸謬法 (reductio ad absurdum) 的反證邏輯。也就是說，他先假定他要反對的命題，即「人類與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理」為真，然後透過與另一個已知的命題，即「一般動物卻無法學習與操弄語言符號」來比較，如此一來，從假言推理的否定後件規則(modus tollens)便可以得知，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並不

是由命題態度所構成的。但這裡有必要先補充說明一下的該論證中的兩個地方，首先第一個是 Churchland 所提及的「一般動物」的範圍。按照他對於其的界定，他是認為除了那些較為接近人類的動物，像是黑猩猩(chimpanzees)、人猿(apes)之外，其他那些認知表現比起前者更遜色的動物，像是獅子、海狸(beaver)、狗貓等等，也都是屬於一般動物的範圍，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牠對於一般動物的界定等同於「非語言的動物」的物種集合。而第二個則是動物認知論證的第一個前提當中所提及的「相同基本運作原理」，根據 Churchland 的說法，其實他指的就是以常識心理學中的命題態度為基礎的認知構成，我們從以下的一句話便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證：

Animals may not be quite as smart as we are, but their cognition operates by the same basic principles as our own. So says common sense.

(Churchland 2007, p.172)

對於 Paul Churchland 而言，如果我們一直以爲動物的認知系統也是由命題態度所構成的話，則我們這樣的解釋方式將會與實際上動物認知的運作過程完全不同，從而導致預測與解釋上的錯誤。因此，該動物認知論證中的結論，即「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並不是由命題態度所構成」這個命題，就有一個重要的意涵。即經由此一結論，Churchland 就有理由去說既然其認知系統不是以命題態度為要素，則它就有可能是與我們目前所使用的通俗心理學完全不同架構的解釋系統。他甚至可以在論證上走得更遠，來將這樣的結論延伸至他的另一個連結主義宣稱上，因為在他看來放眼望去，最能夠也最具有解釋與說明認知運作過程的理論就是類神經網路的連結主義架構。

在分析了 Churchland 的動物認知論證的主要結構之後，我再將其個別的前提，即前提 A：「人類與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理」與前提 B：「一般動物無法學習與操弄語言符號」來分析成另外兩個次要論證以分別

討論之，首先前提 A(premise A)的論證結構如下：

The Minor Argument 1 – from Premise A

P1 人類的認知能力的確與一般動物有很大的差距

P2 但是我們仍同樣以通俗心理學來作為理解一般動物行為的基礎

Premise A 人類與一般動物的認知系統都具有相同的基本運作原理

從這一個論證中的小前提(P1)當中，Paul Churchland 講述的是一個事實。也就是說，Churchland 認為不論是誰(或者說大部分的人)都會承認將人類的認知能力與一般動物來比較的話是不成比例的，雖然我們可以說動物在某個程度上是很「聰明」，但還是兩者之間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我們可以從他的這一段話當中看出來：

Humans clearly have some cognitive capacity that the ape lacks. The difference may indeed be only one of degree, but apparently it is a large difference in degree, at least in its effects on human versus ape linguistic behavior.

(Churchland 2007, p.171)

然而，這個事實對於 Churchland 而言卻有著不同的意義。因為既然人類與動物有著很大的認知能力差距，但我們卻仍一直以通俗心理學的方式來理解非語言動物的行為，這也就表示我們認為人類與動物都是運作著相同的基本原理，其之間的差異只是「量」上的不同而非「質」上的不同，這就讓消除論找到一個攻擊通俗心理學的缺口。

接著，在第二個小論證，也就是前提 B(premise B)：「一般動物卻無法學習與操弄語言符號」，其論證結構的分析如下：

The Minor Argument 2 – from Premise B

P1 一般動物的確具有相對嫻熟的認知能力

P2 但是一般動物仍然缺乏語言的遞迴產生結構

Premise B 因此一般動物無法學習與操弄語言符號

在這個論證中的小前提(P2)當中，有必要先對「語言的遞迴產生結構」作一個說明。人類的語言是跟別的動物的溝通方式有著顯著的不同的，而那主要是因為人類的語言系統獨特性的緣故。人類的語言能夠藉由語法規則而來組合字詞，從而使得人類的語言以及句子具有無限大與無限多的可能性(因為一個語言中的句子數量是無窮盡的)。而這種獨特性正是一般動物(非語言動物)所缺乏的一種遞迴產生結構，因此即使我們強迫非語言的動物，比方說黑猩猩去學習語言，給牠接受許多的口語訓練，去教牠如何說話如何發音等等，但就算是如此，牠仍然沒有辦法學會任何的符號語言。也可以說，從語意(semantics)的角度，牠們還是根本就沒有懂什麼是語言，而從語法(syntax)的角度，牠們也仍舊不知道如何運用它的規則。這當然不是因為訓練不夠，而是因為牠們著實缺乏語言的遞迴產生結構的緣故。所以，對於 Churchland 而言，人類與動物的語言溝通是非常地不一樣的，非語言動物有牠們自己特有的溝通方式，而不是藉由語言這一種近似於命題態度式的表徵結構²⁵，但是雖然事實是如此，我們卻仍用以命題態度為核心概念的通俗心理學來理解動物的行為，他因此便認為這種矛盾便是支持通俗心理學的人所會面臨的困境。

²⁵ 根據 Steven Pinker 的說法，非語言動物的溝通系統都是基於三個基本設計而來運作的。其分別是：1.有限的叫聲、2.不停重複的同樣訊號以及 3.不同的變化序列。詳情可以參見 *The Language instinct*. New York: W. Morrow and Co. 1994。